

北岳文艺出版社

黑衣女杰

HEI YI
NU JIE

汪佩琴 著

黑衣女杰

HEI YI NU JIE

○ 汪佩琴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黑 衣 女 杰

汪 佩 琴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晋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181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81000册

ISBN 7-5378-0029-4/I·29

书号: 10397·227 定价: 1.65元

目 录

第 一 回	桑洁高追捕黑衫侠 刘善人欺凌苦命客	(1)
第 二 回	惩恶贼花园投飞镖 救弱女县衙留纸柬	(9)
第 三 回	宣不平利刃诛昏官 张悬赏高手赴泰安	(16)
第 四 回	饮美酒三丑设陷阱 入魔窟双侠中圈套	(23)
第 五 回	长清县宫本施淫威 土匪窝武士斗强盗	(31)
第 六 回	不屈男受刑入地牢 明智女自愧补过失	(40)
第 七 回	匿国房私订百年约 闯内室叱责儿女事	(48)
第 八 回	施诡计桑贼害亲女 怀愤恨碧云离家门	(57)
第 九 回	乱石岗义士救虎子 小河畔日寇遭袭击	(64)

第 十 回	潜胡庄二番救爱子 断军粮一火乱敌营	(72)
第 十一 回	试功力轻敌遭骨碎 探古刹见像起疑团	(82)
第 十二 回	小沙弥贪生泄机密 老方长护宝遭杀害	(90)
第 十三 回	夺秘本难释九要论 飞念珠血溅威灵寺	(99)
第 十四 回	王世德舞剑刺日酋 悟静僧贪利论虚实	(108)
第 十五 回	飞黑镖蠢和尚毙命 接电话笨宫本中计	(116)
第 十六 回	怕中怕因怕反丧身 恨中恨由恨放暗器	(124)
第 十七 回	射毒珠恶婆食苦果 见飞镖汉奸魂飞天	(133)
第 十八 回	雷雨中主仆忆旧情 魔窟内恶贼释拳经	(141)
第 十九 回	秦浩高献计缚苍龙 神力王失策受围困	(148)
第 二十 回	救黎民师徒被包围 抗顽敌碧云遭剖腹	(156)
第二十一回	夺血婴施展飞天术 拦雀尾比试太极功	(164)
第二十二回	报私仇鹰爪取双目 施伎俩宝剑断青丝	(172)

第二十三回	共仇敌双侠协力战 同受击孤狐独自悲	(181)
第二十四回	鬼见愁见鬼反添愁 蠡山野谈蠡越加野	(190)
第二十五回	贼山野拙法捧假书 王英雄巧计悟真经	(200)
第二十六回	试功力败而不露形 发虚招胜却远离身	(208)
第二十七回	飞神镖悬绳救英雄 阻斗打识文辨友军	(215)
第二十八回	拦敌寇拚力夺六骑 抢人头斗勇闯雄关	(223)
第二十九回	平阴城德良脱险途 关帝庙在时巧运筹	(230)
第三十回	赵德良归队说良策 神力王捧剑忆旧情	(235)
第三十一回	遇危险王斌无惧色 逢故人杨霞诉奇冤	(243)
第三十二回	禽水桥双英斗恶贼 平阴城群雄克敌营	(252)
第三十三回	救红花山野遭痛击 结良缘在时做月老	(261)

第一回 桑洁高追捕黑衫侠 刘善人欺凌苦命客

一九三七年秋，鲁中泰安县城北的崮山脚下，处处青山郁郁，密林苍苍，大地一片悠悠清辉，时有金风送凉，秋虫唧唧。树林外有条小河蜿蜒东伸，波光粼粼，潺潺而流。树枝在秋风中飒飒摇曳，影影绰绰。这一切景象给人以静谧、神秘、幽深之感。

忽然，树林里有一阵异常响动，惊起数只鸟儿振翅凌空。一片刮噪声后，从林中窜出一条人影。此人中等身材，一身黑色夜行装束，两条秀眉，一双明目，唇下不少整齐的短须；他身染血迹多处，右手捂着负伤的左肩，步态踉跄，不时回头观望，一路向北狂奔不已。

不一会儿，打林中又窜出一条人影，身穿青缎便服，五官还算端正，白净面皮，竹节鼻、八字胡，颇具绅士风度，唯右耳耳轮少了半截。此人身躯微微发胖，但却身手矫捷过人，犹如离弦之箭，对那黑衣人紧追不舍。

二人相距已不到一箭之地，眼看将要追上。黑衣人前方有一条小河挡住去路，他皱了一下眉，一咬牙，忍住伤痛，提足丹田之气，用力向上一纵，以“孤雁出群”之势，“嗖”的一声，勉强跳过一丈多宽的河床。一到对岸，未行几步，他突然觉得眼冒金星，目眩头晕，不慎被乱石所绊，

一个趔趄跌倒在地。

后面追赶的人见状，不由高兴万分，自鼻孔发出“嘿嘿”奸笑之声。也双足轻点地，提气运劲，一个“大鹏展翅”，早已飞身过了河。随即一个箭步，蹿到黑衣人对面，并以手枪相对，冷冷地说：“黑鬼！你还不跟我去投案！”

黑衣人挣扎着站起了身，两道目光似利剑一般怒视对方，摆出以死相拚之势。追者见对方拒捕，也欲扣动扳机枪杀对方。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一块飞蝗石从斜刺里疾劲射来。“啪”的一声，不偏不歪，正中持枪人手腕，手枪应声坠地。

持枪人大吃一惊，急急寻找飞石之人。只见十几步远处站定一人，五十来岁年纪，中等身材，仪表威严，青衣布鞋，腰束宽带，二眉入鬓，双目似闪电般地望着自己。

“啊——”这不就是当年在上海擂台比武，举石狮、摘金牌、力挫群雄、掌劈洋力士、威震南北、赫赫有名的“神力王”——王斌吗？！追捕者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吓得心惊肉跳，全身抖个不休。手枪已经落地，凭武艺又不是“神力王”的对手。他顾不得答话，忙扭转身躯，撒开双腿，“哒哒哒”向南逃去。

王斌亦已认出持枪者就是二十年前擂台比武时暗射短剑的恶贼桑洁高！听说这个诡谲阴险、为虎作伥的武林败类，如今是山东省济南府侦缉队的队长。见桑洁高逃走，“神力王”有要事在身，也不去追赶他，回过身来携扶受伤之人。只见黑衣人左肩膀伤口还在渗血不止，好在王斌是个伤科大夫，正可顺便治理一下。他正欲给此人包扎，不料黑衣人一见王斌却神色惶愧，泪水直流，一语不发，呆愣片刻，回转身

身往密林深处撒腿便跑，弄得王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暗自呆呆地望着那黑影渐渐地消失在濛濛的夜色之中。

列位要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自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日寇借机发动侵华战争。日本人扬言要把大日本帝国的太阳旗插遍中国全部疆域，以实现“大东亚共荣”之美梦。值此国难当头，疆土沦亡之际，中华民众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却说在山东省泰安县北麓有个小镇——万德镇。这镇依山傍水，小桥石径，林木葱葱，景色宜人。若不是时局动荡不安，确是个休生养性的极好所在。可是桃源虽好非世外，在这小小乡镇，也有不少沉渣流痞。他们依仗民团，勾结国民党势力，到处欺压良善，残害黎民，干了许多伤天害理之事。

世间万物变幻莫测，五行相生，亦然相克。这些在乡里称王称霸、鱼肉百姓的劣绅恶霸，天不怕，地不怕，却怕一个人，谁？——黑衫侠！

万德镇方圆八百里，一提起黑衫侠，百姓们都会传颂他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故事。据传此侠身高一丈，腰圆膀粗，两条浓眉，一双大眼，身着黑装，满脸密须。他能飞檐走壁，而且每作一案，必留下一支小镖。此镖有个名堂，称作“风火连环子母镖”，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时辰排列，一口气连发十二镖，镖镖中穴道，支支进要害，凭你深宅大院，此镖可以随风入室，遇火近身。非但镖镖必中，而且每支镖上还刻有黑衫图案，尾部有白色飘带。因此，他被人们称颂为“黑衫侠”。

“黑衫侠”的威名，使一批土豪劣绅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

日，生怕那支黑镖飞上喉头。就连三岁孩童被父母提起侠名，都不敢大声啼哭！更有人神传他是当年大侠甘风池再世，会双手放电，口中喷火，正如神仙怪人一般。

这一日清晨，天边堆起了一大团乌云，随着雷鸣电闪，一场暴雨劈头盖脸地倾泻下来。透过迷蒙的雨雾，人们依稀可以看到那远远的大树上挂着一团黑糊糊的东西。

雨过天晴，一位大娘提个吊桶正往井边提水，猛抬头，只见树上悬着的竟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当即一声惊呼，吓得昏死过去。屋内的老伴听得老妻惨叫之声，急忙跑到门外，见老妻横卧在地上，忙不迭地掐人中，叫喊：“柱子娘！快醒醒！”

那大娘这才悠悠醒来，低声重复着：“吓……吓煞我了！”

大爷问：“柱子娘，什么事这样慌张？”

大娘颤巍巍地用手向树上一指，大爷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颗人头悬在上面，人头上那一双半开半闭的眼睛，似乎恶狠狠地正对着他们怒视着。这大爷不由得也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叫道：“出人命了，树上有人头呀！”这一叫惊动了左邻右舍，街坊们都围了过来。几个年轻胆大的汉子走上前去，细细辨认了半晌，突然大呼道：“啊呀呀，这不是刘善人嘛？”

刘善人是刘家庄的大财主，平日里“乐善好施”，暗中却惯用毒计害人，夺人妻、占人房、放高利贷无所不为。如今竟然悄无声息地悬头树上。顿时，四下里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刘善人何故被杀？”

“定是谋财害命无疑！”

“谋财害命也不用头悬树上啊！定是被他害过的冤家报仇杀害的。”

有个小孩眼尖，看见了树干上的小镖，叫道：“黑镖！白布！是‘黑衫侠’杀的！”

人们再抬头细看，果然距人头不到半尺的树干上，插着一支明晃晃的小镖，镖尾还飘着白布一段，镖尖有一张纸条。一见此物，众人才异口同声地说：“黑衫侠专杀这样的坏蛋！”

几个青年爬上树干拿了镖，取下纸条，见上面写着：假善真恶者的下场！

原来万德镇南乡刘家庄财主刘仕彬，是个伪装良善的大恶霸，自称刘善人。那一日他从前庄赴宴归来，途经镇上，见人们围成一簇，他挤进人丛里张望，只见有个少女掩面而哭，一旁站个中年男子正叫人把姑娘行囊丢出店外。

刘仕彬悄悄向身旁围着观看的人问讯：“老弟，姑娘何故啼哭？”

一个妇女插嘴道：“先生，您评评理，这姑娘随父来此探亲，途宿此店，不料其父染疾病故，店主见她探亲不遇，身无分文，要她卖身葬父，姑娘不肯，这才被恶狠狠地赶出店门。”

刘仕彬偷偷地向姑娘瞟了一眼，沉思片刻，就挤身向前道：“王掌柜！且不要难为这位姑娘，她所欠的房钱，由我来付！”说罢，命跟随取出一沓大洋，也不计数，“当啷啷”扔给掌柜。

这位福庆客栈的王掌柜，见钱眼开。他接过那白花花的

银元，不停地恭维道：“啊！刘善人，又是您老人家慷慨解囊，您老真是名不虚传的刘大善人。您老看这姑娘的爹才死，又没有料理，这钱……”

刘仕彬不等他说下去，又从跟随的钱兜里抓了一把银元给王掌柜：“劳您驾代这姑娘买棺成殓、安葬她父亲吧。”

“是是是！我一定帮您老办好这件积德添寿的善事。”王掌柜哈着腰，打恭作揖不迭。

人们无不为刘善人仗义疏财而称赞不已。

刘仕彬却不以为然地回身对姑娘问道：“姑娘，你泰安城里可有亲戚？”

姑娘含泪摇头道：“我与爹来找舅父，可是一年前舅舅已去潍坊，此地举目无亲。”

“既如此，若不嫌弃，权且随我回府，等葬殓好你父后，再派人送你到潍坊，或回转乡里可好？”

“啊呀呀！姑娘，你交了好运，碰到全县第一的刘大善人，还不快谢谢！”王掌柜恨不能再多拍几下马屁，让刘仕彬再抓一把钱给他。

这姑娘姓陈名桂芳，自从随爹到泰安县投亲未遇，一直受的是掌柜、店伙、药铺伙计们的冷眼、嘲笑与辱骂。在十八妙龄的少女心胸中，充满了人世间的冷遇与不幸。今天突然飞来一位大善人，出言温和，行为豪爽，非但代葬父尸，还答应送自己回转故里，怎不叫她感激涕零。她“咚”地跪倒在地，泣诉道：“先生大恩，桂芳永世不忘！”

刘仕彬急忙搀扶起姑娘：“不必如此，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姑娘当节哀珍重。”说完，命跟随唤了一辆马车，一同与姑娘到了刘家庄。

刘仕彬叫下人把姑娘送到内院，安置在一间僻静的房里。陈桂芳见屋内几椅桌床件件精细，样样贵重，还时时飘来阵阵奇香。心里暗忖：莫非这是刘善人家小姐的内房不成？我与他非亲非故，素昧平生，他待我如此恩惠，不知如何补报才好。

姑娘正在房中纳闷诧异，刘仕彬已便服来到跟前，满面堆笑地道：“刘某还未问姑娘芳名尊姓呢？”

陈桂芳忙起身作答：“刘恩公，陈桂芳就是我的名姓。请问恩公，这里是哪位小姐的闺房？”

刘仕彬眯着双眼直笑：“哈哈哈哈，桂芳，你看这里可好？喜欢吗？”说完又向姑娘膘了一眼。

姑娘历世不深，但对刘仕彬这种淫荡的眼神还是有所察觉的。她不由得心中一抖，便正色地回答道：“恩公，我暂留贵府，怎可住此闺房，有一柴房就已感恩不尽了。”

刘仕彬听了她的话，又是一阵狂笑道：“桂芳，实对你说，这间屋子曾经住过我的十七位少夫人，我们新婚之夜都在这里度过，如今你是第十八位喽！哈哈哈哈。”

姑娘一听，正如天雷轰顶，吓得魂飞魄散，惊慌地道：“恩公，你莫要说笑话！”

“谁与你说笑话，若不是你貌美，我岂能付出那么多银元？你卖身葬父其志可敬，我刘某决不会亏待于你。”刘仕彬边说，边涎着脸，向陈桂芳逼近过来。

姑娘至此方知受骗，她恳求道：“先生，望开一面之恩，放我回去，若然相逼，甘愿一死相拼！”

刘仕彬发出一阵狞笑，道：“既入我手，要死也得先让我受用了！”说完一个“饿虎扑羊”横翦过来。

姑娘大惊，急忙一个缩身，但是已被刘贼抓住衣角，他一把把姑娘拦腰紧紧抱住，桂芳狂呼：“救命！救命！”

正是：姑娘蒙难急呼救，

壮士隔墙飞身来。

第二回 惩恶贼花园投飞镖 救弱女县衙留纸柬

这房间虽然有花园与院外隔绝，但在这更深人静之际，姑娘的呼救之声还是惊动了院外的四邻。不片刻，刘府后院的高墙外，已围了一大群人，众人议论纷纷。

“声音由刘府而出，怕是出了人命！”

“那么凄惨恐怖，不是闹鬼，定是行刺，咱们越墙进去看个究竟！”

“刘府中时常有这种怪声传出，定有恶鬼作祟！”

一个青年高喊：“那刘善人恐非真善人，前几日李清杰的妻子不是被刘府活活打死，抬尸出来，抛到荒郊吗？今夜又有女子叫喊，定是谁家姑娘受害，有胆量的跟我来！”说完后见无人跟随，十分恼怒，顿足骂道，“孬种！我独自去找刘善人！”

他横跨几步已到墙根，正欲爬越，只觉得肩头沉重，回头一看，是一位身穿黑衣的中年汉子。他白净面皮，额下整齐短须，两条秀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对着自己点头微笑道：“小兄弟，不可鲁莽，黑夜越墙非盗即抢，光凭血气之勇无济于事。”

那青年瞪了他一眼道：“人命关天，岂能延误！”说着甩开汉子的手臂，还欲纵跳。

谁知这汉子用手指向墙上一点，那粉墙即刻漏出一个核桃大的窟窿。

众人大惊，青年更觉神奇，“你有如此功夫，为何见死不救？”

汉子道：“自古道善恶到头自有报应，小兄弟尽可放心！”说完转身扬长而去。

原来刘仕彬怕姑娘声张出去，顺手撕下窗帘上布料一角，往姑娘嘴上塞去。

陈桂芳乘刘贼往自己嘴上塞布时，狠命地咬了恶贼一口。刘仕彬未曾防备，“哎唷”一声，急忙缩回了手骂道：“好个贼婆娘，竟然如此不识抬举，看刘大爷来收拾你！”说着便绕过红木桌椅直扑过来。

陈桂芳早已从镜台架上抄起一个古瓷花瓶，劈头掷去。刘贼一偏头，砸碎了窗台的玻璃。刘仕彬虽未被砸中，但脚下毕竟慢了几步。趁此机会姑娘退到门前，扭开了门踉踉跄跄地挤身逃了出去。

姑娘出了房间也不知南北东西，只见左右尽是一些曲曲弯弯的长廊。常言道：“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她顾不得许多，只管乱奔。后面刘仕彬一边追赶，一边大叫：“来人，来人，这贱人要逃，快拦住她！”

陈桂芳转了几个弯，穿过一条曲径，听得人声嘈杂，慌忙闪进过道，谁知又与迎面走来的一个婢女撞了个满怀。

那婢女抬头见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早已猜中又是刘仕彬在作孽，不由起了同情之心。她也不多言，只用手向西一指道：“快，往那里去是后花园，从后门出去！”姑娘来不及作谢，沿着婢女所指的方向疾步狂奔。果然穿过了一条

走廊，已到后院的小花园中，她潜身进了灌木树丛之内，方才慢慢地缓过一口气来。

陈桂芳喘息未定，正待再寻花园后门，猛听得刘仕彬已率人在嘶叫：“怕她插翅飞走了不成？快把院门紧闭，分头寻找，找到了赏大洋一百元！谁放走了她，我便抽打一百皮鞭！”

姑娘从树丛转到假山石岩洞内，听到刘贼呼喊发令之声，直吓得面如土色，连大气也不敢透出。

刘仕彬带着壮丁们四处寻找，把个小小花园团团围住，随后步步紧缩，火把、灯笼穿来走去，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姑娘所躲的假山岩洞四周脚步声不断，由远而近。陈桂芳早已吓得魂不附体，阵阵战栗。此时，有个壮丁提个火把将头向内一伸，大声喊道：“洞里有人！”

桂芳一听，不知从何处来的力气，突然一下扑了出去，那壮丁未曾防备，竟被撞退几步。姑娘闯出重围，夺路而走。但此刻人多势众，她一个女流之辈，岂是虎狼之群的对手，早被众人抓住，绳缚索绑，推到刘仕彬面前。

刘仕彬接过壮丁手中的火把，把陈桂芳上上下下照了一番，着实为她的花容月貌、苗条身躯所倾倒。他一阵狞笑道：“好个贱胚货！竟然如此泼辣！来！替我把这贼婆娘的衣服剥光，吊在树上重鞭三百，看她还凶不凶，咬不咬人！”

姑娘自知已成了虎口之食，难以活命，早已横下一条心来。她未等壮丁动手，瞥见近旁有个水塘，一咬牙，突然似离弦之箭，“刷”地奔到塘边，“扑通”一声，跃入塘中。等众人赶到，姑娘早已沉入水底，水面上只泛出一个个混浊的水泡。